



石林奏議卷第五

戶部尚書

奏應詔大詢狀

右臣准吏部牒備坐都省劄子臣僚上言邊事未寧乞大詢衆庶
備禦之策聖旨令行在職事官以上具所見實封聞奏仍限五日
者臣以踈拙不才罪戾廢棄之餘仰蒙陛下過聽收召今者備
列六官之長恩厚德大雖在承平無事之時猶當感激奮勵圖報
萬一况此中外艱虞陛下焦勞旰食日不暇給之際且復屈己
下逮思盡群策主憂臣辱義當即死雖其愚陋敢不竭盡犬馬之

模
編



誠或冀千慮一得竊惟逆虜不道憑陵中國四年于茲矣所舉無不中所爲無不成卒莫能少挫其鋒者豈以荒穢暴起之餘越數千里之地虐用其民二十餘年叛天逆理流毒于我而我合天下之智真不能與之抗乎其患在於始謀不臧動失機會因循橫潰養成其勢是以在彼者日益肆在我者日益困于今救之於末爲愈難也夫兵機事也不度時不料敵則不可爲故機會一失則爲之每難於靖康之初矣若以今春視去冬蓋又有難者焉去冬所聞出沒於陝西河北之間者或曰游騎或曰簽軍未知主謀揔衆者何人今聞粘罕嘗親至相州又至濮州又至開德府是全兵者在粘罕此難者一也去冬以開德府守河我尚恃河以保南境故虜屢擊橋我輒爭得之今開德旣陷河已非我有則河南之地惟虜所欲往此難者二也去冬河北京東諸郡存者尚衆南倚開德北倚大名東倚東平此三大鎮者鼎足相峙而滄州又在其北德博與濮更爲唇齒其力猶足以相抗今惟東平巋然獨當宋魏之衝滄州孤絕在後此難者三也南京自古最爲南北咽喉關鍵唐安史之亂張巡許遠以死守之卒全江淮今又京師糧道所寄汭汭而下距維揚無十日之程視唐利害尤重澶魏旣破道途之言皆謂虜騎嘗已至楚丘萬一遂薄南京則上可絕京師下可迫楚泗此難者四也京東河北諸郡初固皆欲死守故我力雖不能經紀而一方自爲嬰城之計民社各欲保其鄉里者猶有可恃自開

德等陷人情震駭皆無固志聞德州乃望風迎降而巡社之民亦或反爲之用則見存諸郡豈復可保此難者五也只此三兩月之間難易不同又復如此不早爲計虜旣多得吾地遂擇膏腴利便之所以爲巢穴重誘吾民脅之以威駸駸四出今日復振則三兩月復陷一州以漸及於東南取者不復可得陷者不可復振則三兩月之後其救之豈不更難於今日乎又况猖蹶之志有不止於此者臣竊觀虜前年冬去年春先破西京長安而去冬抽還陝西京西軍馬未幾河北京東諸郡相繼遂陷蓋其爲謀自有次第是必欲潛窺淮甸而懼京西陝西與河北之民踵躡其後故先去其援今旣得志矣則乘間而南不在今春必在今秋若先自單州趨南京次又趨宿州次又自淮陽軍趨楚州則汴汴一帶皆不可枝梧然是特爲淮甸慮而已何者我猶可恃江以爲之限也若更分兵一自陳穎出和州渡宣化采石以趨金陵一自唐汝出襄陽抵鄂州荆南以處上流則長江之險我亦不得專吾復何以爲計哉此臣所以私憂也爲今之計必先深戒靖康機會之失然後論起備禦之策所爲靖康之失者何也固守京師而不知避是也古之帝王一歲而四巡守初不以爲難後世巡狩之禮雖廢然事有急緩必不得已而從權者未嘗有人主跬步不去王室之義臣在經筵嘗因魏惠王遷都於梁之事論之矣以謂王者無故而遷都則不可因事而巡狩則無不可自昔變難擾攘之際未有不因遷避

而存遲疑固守而亡故唐明皇以安祿山幸蜀代宗以吐蕃幸陝德宗以朱泚幸梁僖宗以黃巢再幸蜀此五君者雖一時不免奔趨遠適之勞而後日皆保安全無事之福惟晉成帝當蘇峻之變而不避故危梁武帝當侯景之亂而不避故亡此已事之明驗不待深考而知者靖康主謀之臣不知論此乃合遷都巡狩爲一事不料敵之弱彊不度我之勝負徒襲宣和末議以固守京師爲得計已大誤矣又復決意謂虜必不再至遠則邊境未嘗爲防托力拒之謀近則大河未嘗爲經畫必守之計終歲分爭於口舌之間者僅在戰和二說以逞其私緩其所可急急其所可緩逮期至事迫始命李回復蹈何瓘之覆轍以數萬衆守河而旋設四輔回至則盡潰四輔兵未集虜已過河訖束手不能効一戰禍遂至於不可言此天下所以痛心疾首不能釋也今揚州則京師也東京京西見存諸郡則邊境也長淮則大河也 陛下視靖康之失如彼則今日之圖其緩急先後宜如何哉且天子居而在京師則以京師爲家而外以經營四方出而在外則擇外之安存深固之地爲家而外以經營四境爲家者一定應事之機往來進退而以馬上治之固不以所一定者自爲域也漢高帝起於漢中東向而當項羽故以咸陽爲家而蕭何守之咸陽有定而高帝往來進退必至於擒羽者未嘗有定也光武起於南陽西向而當羣賊故以河內爲家而以寇恂守之河內有定而光武之往來進退必至於誅賊

者未嘗有定也使高帝不離咸陽光武不離河內不唯天下得失未可必安知無坐困於敵人者哉臣愚以謂今隆祐太后六宮既在錢塘者陛下之咸陽河內所宜爲家者也陛下若定家錢塘鑿輿進則負江而北退則阻江而南惟便利之所在不必固守維揚以順動爲重陛下與大臣講此宜詳矣今虜猖蹶大約已可見臣所不知者朝暮緩急之勢也御重國體固欲舉措得宜精審敵情亦必機會中節伏望陛下博通下情廣遠斥候如勢必至於過江則願以進退順動之意預定其期亟下詔書明喻中外無幸其不來而使得倉猝乘吾不意所處既定扈從臣子之心安矣四方形勢之望彊矣則備禦之策惟吾力行而已臣謂今日之

務有當爲而未可爲者有不可不爲者有不得已而預爲者臣聞虜雖得吾兩河諸郡然事勢猶未成人心猶未一吾能乘其未成未一之際併兵力戰復過大河以與河北見在諸郡山寨水寨之衆相爲表裏因以待釁驅逐使不得安吾境此當爲者也然勢未可爲先且厚慰撫兩河然後專事京東京西淮南控扼之地謀其藩籬內拒淮爲險以塞南牧之路使不得覬覦此不可不爲者也則當速爲淮狹而難守江闊而易守萬一三路藩籬不能捍而淮不可保必退而守江則鎮江金陵與上游荆南襄鄂之地擇其要害抗以舟師此不得已而爲之者也然不可不預爲請試一二陳之今夫虜之驟彊誠天假之連年戰勝之威百倍於我兩至京城

如蹈無人之境殘破州郡唯其所欲我之不敵亦已審矣而臣方以可復過河驅逐出境者夫較彊弱雖在力而論強弱所由致則在理天下無常弱唯理之所在而已我得其理則其氣伸其氣伸則其勢不激而自彊不在力之衆也我失其理則其氣屈其氣屈則其勢不挫而自弱不在力之寡也昔後唐莊宗父事契丹阿保機及莊宗之難阿保機謂其使者姚坤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則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由此言之虜雖非人類未可謂冥然全無知識者也及德光援石敬瑭破張達敬瑭問所以速戰而勝者曰

吾謂唐兵能守鴈門而扼諸險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吾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之此所以勝也然則德光雖彊亦必視形勢地利度其所可濟而後決勝宣和之末邊臣失計既與虜通又與之來我中國政事之過覘之多矣深謀狡智乘我而重輕之者既已窺於前逮其兩入我所以待之者未嘗有一事一爲當其節彼復謂我無能爲而可侮者又有以察於後則飽其吞噬之氣以馴致其彊者豈無自而然哉今陛下若能監宣和致寇之失而一切盡反之屏聲色遠讒佞抑僥倖戒奢靡簡誅求撫彫瘵凡可以興衰扶危者無不爲左右大臣能承陛下之意深求靖康誤國之弊而一切盡矯之收人心作士氣擇

將帥練軍伍較地利料敵情凡可以救災捍患者無不舉夫彼既以是覘而乘我亦必以是覘我而知其不可乘既以是察而侮我亦必以是察我而知其不可侮我亦持此感人而人服率此用衆而衆從其理一易而氣隨之彼豈終怙其彊我豈終屈其弱乎且周世宗之興中國契丹之勢未有以異也奮然一起以唐晉之兵治唐晉之敵不血刃而復三關虜遁逃折北之不暇彊弱之易變於此可見矣竊聞兩河山寨水寨之民動以萬計其怨虜深入骨髓仰懷 祖宗二百年德澤蟠結之久南向號呼以待中國之救者未嘗一日而忘我誠能力行前之所陳於內而使人重撫此遺民以收其用於外數月之後徐爲大舉臣知大勢一返當如轉圜石於千仞之上王尋之師非不衆而光武破之於昆陽曹操之師非不彊而周瑜敗之於赤壁符堅之師非不銳而謝元潰之於淝水事不至此未可以定中興之期所謂當爲而未可爲者此也天下之勢在州郡州郡能立形勢者在將與兵 祖宗以來處河北河東陝西三邊之術略可見矣總之有帥命之有將屬之有兵以某郡爲帥府則與之將者若干人與之兵者若干人險要之地如何爲堡寨捍禦之卒如何爲屯戍如是而守如是而戰如是而分如是而合有定法也其自中出者唯選帥命將出師之節而已臣獨怪兵興之後我之境土日蹙則前日號爲邊面者皆迤邐次遷於腹裏而朝廷未嘗以三邊之法處之除一二大帥之外其餘州

郡雖與敵境相接猶一用承平故事吏按籍以書生文吏計資考而爲之守朝夕所從事猶在簿書獄訟期會往來之間將之有無未嘗問也兵之多寡未嘗知也忽遇卒變於內盜賊聚於外則時出行在之兵爲之誅討事已復歸泰然相忘守一定之法而治不急之務與從容無事之時無以異主兵者不過兵官巡尉爲兵者不過弓手疲卒幸而隨其守之才或粗能招集軍民或其僚屬間有可用皆各出私意自保朝暮帥臣有名無實一旦有事戰守無所取謀合散無所聽命勝不相聞敗不相救如向者潁昌蔡州等諸郡棄城逃遁守臣例不過以力不足藉口朝廷亦莫能詰而日近濮州冀州等處雖能固守外無一兵一騎以爲之援亦卒至於

陷沒而後已以此治邊面虜何懼而不吾侵也臣願亟取淮南京東京西三路要害之郡與虜相近者一以前日三路極邊之法治之東則鄆州徐州南京西則潁州壽州和州南則唐州襄州荆南各隨其遠近立爲軍數或使之召募或爲之分隸而命以大將與其帥參治中擇近臣明敏宏毅忠信沉遠者一人爲之總帥以節制之小郡與偏裨聯於大郡大郡與將聯於總帥應州郡常事一皆命之餘官守將專領軍事各條其所當爲者上之朝廷爲擇其可者頒於總帥而授於所部虜未至則如何守旣至則如何戰攻某州則某州應援入某地則某州牽制預定成筭日久按習緩急有事舉而盡行必使腹心可以相倚臂指可以相及守者如檀道

濟之在壽陽援者如曹景宗之在鍾離擊者如韋叡之在合肥拒者如臧質之在盱眙縱今人才寡少未必皆得如數人然不可不以是求而用之雖未能克敵豈遽以單弱奔潰孤絕陷沒乎所謂不可不爲而速爲者此也保江下策也虜勢旣未可測則我亦當爲不可測之備去年秋始獲進對即嘗論虜或宿師河洛分兵鼓行直趨襄沔橫據荆渚因我舟楫人卒順流進逼江左即王濬等入吳之路以爲彼之上策自許蔡而南一出歷陽徑斷采石以趨金陵即蘇峻所從亂晉本朝曹彬所從下江南以爲彼之中策是時河南與京東諸郡尚存虜之去就猶遠姑自河洛言之而已今旣不止於此則尤當過爲之防敢終言其詳自古有事於東南未嘗不先以舟師出上流蓋所以奪我者以勢不以力也王濬自益州至荆南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馳馬其上及旣進自巴丘十四日至牛渚蘇峻在歷陽即今和州其襲姑孰進慈湖蓋今太平州之間由采石而渡我曹彬下李氏亦循用其迹虜騎去春嘗已至汝州蔡州矣自汝州入襄州至荆渚自蔡州入光州至歷陽固不難則江之可防非一道也然是猶有可言者濬與彬皆中國人也濬在益州作船七年而後成度虜雖得荆南其勢未必遽能至是然虜多燕人粗能知書或竊取濬之餘意而効之與襲蘇峻之故道則亦未易可當但其驅我人而用之吾固亦可以我人而拒之無足憚者若欲自爲之謀則棄鞍馬事舟

楫捨所長而用所短我視平原易地得筭爲終多也唯控扼者如何耳臣嘗建議欲以鄂州與荆南別爲一路置帥府此實上流控扼之要而襄漢之所從出吳孫氏嘗都以拒魏唐始以岳鄂爲觀察使後升爲節度其意可見若鎮江金陵韓滉在唐最爲近事築石頭五城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建業即金陵京峴即鎮江之境也造樓船三千柁以舟師由海門大閱至申浦復與揚州陳少游以甲士三千臨江會于金山當朱泚之亂東南賴以安靜今車駕或駐兩浙則鎮江金陵尤所當先治舟師不講已久去冬雖嘗募海船四百餘艘於鎮江然而戰陣之習未聞其嚴也鎮江之師止可爲鎮江之用未見金陵所以待上流者江東之備當

以江東之舟與人用之又鎮江有子城而無外城未有無城而能守險者今若速以鄂州與荆南各分一路以抗於上而命鎮江金陵揚州三帥力舉韓滉故事修之以至于下則彼度地之利害較技之短長必有覘而知畏者所謂不得已而預爲者此也恭惟陛下以聖神文武之資誕受中興之業躬履艱勤克己願治其長慮却顧宜無不至今日復以虜勢之迫下詢於衆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夫聖人成天地之能而並立於其間者不過明則謀之人幽則謀之鬼而百姓之安危天下之安危也既盡人謀而同其安危則內可以保一己外有以保天下百姓其誰捨之乎洪範九疇其次七稽疑曰汝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

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
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謀衆稽疑之道其効蓋如此 陛
下既用是道則不可不求是効若臣所見常智皆所共察利害得
失顯然易明竊料 陛下亦嘗熟計於宵中矣今卿士之言亦或
宜有與臣同者 陛下果嘗計於宵中而臣又言之卿士又同之
則願 陛下斷而必行耳雖然 陛下無乃以方祈請 二聖字
文虛中奉使未迴意和議可恃不欲重見兵端乎臣以爲不然夫
靖康所以曠日持久不力爲備者正以耿南仲持和議墮虜計中
而不悟今虛中之請成否未可知安可捨目前之急而待萬里之
報盍姑存其說而不廢幸而有成不過虛爲之備如其不成固無
後悔況必欲還 二聖非我形勢先彊彼肯遽有順從今但自爲
備非彼見迫我不交鋒不可謂之兵端臣智識凡陋思慮短狹不
足以仰塞明詔不勝拳拳憂國愛君之誠惟 陛下垂惠采擇干
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戶部尚書

奏乞徙虜人必經由州縣居民劄子

臣竊見冬候漸深金賊往來儵忽無常未能保其不南牧先事預
備當有萬全不可勝之計臣前嘗妄議虜反用吾術若欲以中國
攻中國故凡人馬糧草器械城池皆因我以爲用今必禁之使不
得行其謀亦在反用其術而已古之夷狄善待中國者莫若藏其

輜重人畜遠引深避而不爭鋒漢武帝初命衛霍連年伐匈奴所
至斬首拓地無不如意者以虜之兵力與漢相當而較勝負故也
其後虜稍覺悟作空地避漢之計至公孫賀趙破奴引師深入二
千里不見敵而還遂困我漢於是不出兵者幾十年元豐間神宗
皇帝銳意必討西夏經營累歲遂詔五路並入是時天下皆意夏
人必可蕩滅然終無成功者亦以夏人盡空其地去之而我無與
敵也臣愚竊惟今虜南侵之路不過京東京西與汾汴三處若度
其必經由州縣徙其居人令先埋瘞斛斛錢物各以金銀輕齎四
散擇深僻之地遠自藏匿雖馬草並皆盡野燒焚無得存留但能
空地數百里彼脅諸國而來者不過以利誘之以結其心乘我潰
散以作其勢使所至州縣皆空無所得自己失望其衆久不見敵
則勢亦隨挫設其腹心必欲擾我者若行三日人無糧馬無草凡
欲因我爲利者皆無所得則雖欲前進可乎議者或恐以動衆不
可爲是大不然夫擾民動衆戒於承平可也今虜衆所至剽劫之
害金珠玉帛盡從攘奪則與藏瘞而存之孰利屠剥之虐父子兄
弟盡從殘滅則與奔趨而去之孰重民雖無知必有辨於此者此
誠不戰屈人之策伏望聖慈特賜睿察命大臣參酌詳議如有可
取乞疾速密付所在監司州縣將帥令明以利害禍福喻民使保
萬全不惟伐虜之謀亦吾保民之計無大於此取進止

奏乞差官監轄過江舟船劄子

臣竊見日近揚州士民南渡入浙甚衆日不下數百家瓜洲鎮江府兩岸通管公私渡船不多既不足用小人乘時射利又重邀賃以此人多爭奪間有沉溺之患其待次郊野老幼暴露又多爲盜賊剽劫人情倉皇不免失所往往皆是河北京東及京畿以次遷徙之人連年驚擾不可再使重困欲望出自聖意特降睿旨令揚州鎮江府權暫於見任文武官內選差有心力彊幹官每州二員專一於兩岸管掌監轄過江事應公私舟船可以充用者並根刷拘管措置候 隆祐太后六宮過畢逐日立爲番次將南渡士民依先後輪撥津置無令爭奪邀阻其渡船篙梢水手日與優支錢米皆從官給不得彊取賃直於過渡之家在瓜洲等待番次并已

渡鎮江府未有安泊人與入浙經過地分亦下逐州嚴委巡尉多差弓兵巡防地分闊遠處或於寄居待闕官內添差巡尉一兩員及輪差民兵與正弓相兼往來幾察遇有獲到盜賊特於常法外即時重行勘斷號令情重者仍論以軍法候士民安定日罷應兩浙州縣居人截自今月以後仍不得增添房錢擅長物價使人被實惠皆知 陛下勤恤民隱無細不舉可以慰安羣心無復流離愁歎之意取進止

石林奏議卷第六

尚書左丞

奏乞罷州縣軍期司及掊刻民財等事劄子

臣伏覩 陛下渡江以來引咎罪已過形貶損將至杭州首罷升
賜宮既又出宮人于 三百八十餘人內饗日膳一羊每食殆
無兼味乘輿服御十減 九戒懼勤儉之誠可謂至矣臣昨待罪
戶部雖府庫之積倉猝焚劫殆盡然駐蹕東南敢不上體 聖意
養兵犒軍之外每事悉從省約經營收簇係官錢帛旬日之間稍
已有備未嘗一金敢取於人竊慮州郡之吏或險庸之民妄意測

模編

度爲見朝廷急闕因仍已行之令唱爲浮言規搖民聽或謂有所
勸誘或謂有所科率或謂欲借貸稅租或謂欲均敷官告如此之
類遠近不能無惑伏望聖慈下臣此章風示上下使知 陛下視
民如傷之意秋豪無所取給於下今沿江守禦與近郡險阻控扼
去處皆已遣官措置 餘近裏郡縣但修舉常職謹守封疆可以
無事竊聞監司州縣或擅立軍期司爲名諷喻迫脅培刻民財亦
乞盡令止罷違者委御史臺覺察糾之重賞典慮庶幾民獲安堵
感激奮勵皆懷衛上捍敵之志不勝幸甚取進止

奏乞募探事人赴左右司投狀劄子

臣昨任戶部尚書伏奉 御營使司劄子奉聖旨委臣措置召募
知鄉道前去江北探報事宜人押赴 御營使司臣今來見赴都
堂治事恐措置選擇不精契勘 御營使司事並已厘正其探事
人合隸樞密院臣欲乞今後凡有應募人並赴左右司郎官投狀
審驗擇可委人逐旋押赴樞密院準備節次發遣前去取進止

罷政家居

奏乞撫定諸軍無失機會劄子

臣伏聞言軍搜捉內侍 擾城市幸而未至大段猖蹶及今須速
遣近臣早傳聖旨宣布德意收集撫定使各解退若更遷延時刻
竊恐無所歸着人懷疑阻別生女姁謀比至日晚則難措置更乞徧
召宰執入侍左右從長觀變密定計議無失機會以貽後悔臣罷

居里巷不獲躬衛殿陛瞻望天顏不勝馳誠激切之至取進止貼黃聞今諸軍各般取內侍家財物亦乞就降聖旨便令給與以安其心

江南西路安撫使

奏乞 皇帝復辟狀

右臣昨留杭州罷政家居今月初五日遽聞苗傅劉正彥等殺戮內侍并王淵擁兵駐驛門外繼聞主上遜位皇太子隆祐太后垂簾聽政臣尋以疾病乞宮觀蒙恩除守洪州竊惟宋有天下祖宗積累垂二百年主上聖哲仁孝憂勤庶政圖復中原再造社稷夙夜戒懼無所不至而苗傅等乘鑿輿倉猝過江人情未定

諸將防托出外杭州兵衛寡弱之際輒肆逼脅擅行廢立戴天履地孰不憤激況臣世荷國恩嘗參近弼扼腕飲泣義難苟生臣今來未敢前赴新任伏望 皇帝陛下 太后陛下深察中外之情早辨逆順之理恭迎 主上復正位號以尊王室以威強敵以鎮四方姦宄之心以慰億兆臣子之願臣見往平江府與簽書樞密呂頤浩等迤邐前進繼申祈請臣無任忠憤激切懇禱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爲軍宣撫使一

奏請畫一事件狀

臣蒙恩除前件差遣所有本職事除先准尚書省劄子伏奉聖旨

並依呂頤浩已得指揮遵

行外有合續申明事件謹具畫一

下項一本路軍馬舊係

州爲帥府駐劄多在饒州等處今來既

移建康府即合那移隨

抽差前去分屯中間恐有出自朝廷指

揮駐劄

處欲乞許臣量度逐旋抽差分撥別具奏聞一本司官

屬呂頤浩元申乞參議官三員止蒙朝廷依劉光世例差一員契

勘本路沿江一帶邊面闊遠與浙西事體不同全藉屬官協力相

佐欲乞依元申請更差參議官一員一激賞錢物先蒙給降銀絹

各五千疋兩今來已是經年竊慮存在數目不多

乞依例下戶

部別賜支撥銀絹五千疋兩就令臣所差準備差使秉義郎徐越

管押前來本府一回易錢本先蒙給降錢十萬貫今來亦是經年

竊慮支用已多欲乞依例於臣今來轉運司應副錢十萬貫文一

轉運司合應副米係是今年上供苗米竊慮輸納未

州椿發

遲緩目即軍兵見闕支遣訪聞本府溧水縣永豐圩椿管米不多

欲乞盡數借撥應副急闕使用候轉運司發到元降米斛即行撥

還一已蒙朝廷支降合用米二十萬石錢四十萬貫契勘本路沿

江一帶分屯人馬浩瀚約用五萬人元料月支錢十五萬貫米三

萬七千五百石今來米二十萬石止可支半年錢四十萬貫止可

支三箇月所有以後合用數目未有準備數內米尤當趁時計置

今正是收成之際欲乞於臨安府權貸務借見錢三十五萬貫付

臣委官和糴椿管轉運司

應副不及逐旋計數允撥却椿本錢

歸還一非泛嘯聚盜賊非得朝廷專降指揮捕殺外其餘有合隨
宜招安之人欲乞依例給降空名及空年月日金字牌旗榜各二
十道一今來闕少人兵逐旋招募及諸軍下合用軍器全然不足
欲乞給降空名度牒一 道付臣變轉製造一本路與浙西相隣
上下形勢更爲聲援 計議事欲乞許臣與劉光世於界首聚
議其本府界內渡口分屯人馬及水軍戰船有躬親措置去處亦
乞權暫至地頭點檢處置一建康府公使庫焚劫之後全然闕乏
今所添官吏將佐不少物價倍貴月給委見不足 贍欲乞
權暫賜歲額錢一萬貫專充造酒令本路轉運司應 軍馬寧
息日減罷一宣撫司係行移別路文字難以令江東司屬相兼欲
乞依劉光世例別辟機宜幹辦公事官各一員添差書吏二人貼
書一人一條畫未盡事件欲乞許臣節次條具奏聞右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奏自宣州太平州赴建康府按視沿江渡口劄子

臣自宣州入太平州躬視按視沿江一帶采石馬家渡慈湖等諸
隘口皆是無爲軍和州相對緊要之地內馬家渡即前年杜充失
守賊馬過渡去處見逐一措置各與逐州官分爲隄備今月初二
日已至建康交割職事訖謹具奏知謹奏

奏乞招安濠州橫澗山王才狀

右臣今月七日巳時准尚書省樞密院劄子節文檢會臣寮上言

訪聞濠州橫澗山寨賊首王才有徒衆三萬餘人累年蟠結山中
近乃攻圍州城甚急比得傳報詢詢謂虜騎已渡采石者乃此賊
也顧濠梁在淮甸爲衝要之地而才結連劉豫不測別有應援詭
計難量竊慮江上諸帥以常賊待之或失防備倏忽渡江驚動行
朝理當先事措置奉聖旨令劉光世與臣多方控禦速行招討仍
不下司者臣已即時恭稟聖訓施行外體問得王才先已有願就招
安之意欲得知濠州一郡今正是防冬艱危之際勢未暇誅討若
權宜稍徇其意必肯順從可以少緩目前之虞
隄備金賊臣
見一面遣人招安候見次第別具奏聞次所有知濠州如本人願
就招安合與不合且作臣意容受更乞睿慈詳酌特降指揮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

奏濠州祝友等賊事宜狀

右臣除王才已別具奏聞外據宣州統制官韓世清申先據探報
到濠州以來有人馬一頭項稱是祝友等開出殘黨孟統領世清
尋差本軍使臣苗元慶夏經張仲等三人前去體探的實去後於
今月十七日回報今月初八日到地名六丈計會得滁濠州張鎮
撫下統領官劉承節稱有孟統領一行賊兵的實於今年九月二
十八日到本州湯泉村大殺人作過至二十九日與許家山寨劉
統領鬪敵見陣爲闕糧食止食生靈過日至三十日盡數起離前
去濠州界北瀘鎮山寨與周舍人見陣奪路以次下寨至十月八

日有周舍人密去會合起廬州王鎮撫下把隘吳統領人兵逼逐
趕趨前去壽春府界被白條兒陳防禦招收外有殘零人馬逃散
過淮了當委是江北見無祝友下開出官兵并無諸項人人馬作
過是實臣據上件韓世清探報即祝友十月內已係趕散過淮臣
見別差人體探候見詣實別具奏聞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差發軍馬淮西屯駐劄子

臣契勘淮西密邇僞齊宿亳兩州與濠州壽春府最爲接境據探
報劉豫嘗授僞齊知亳州王彥充爲宿亳陳潁蔡濠泗廬壽等州
安撫使王彥充去冬連月再犯壽春府不克而去嘗有遺言欲領
兵再至不可不深爲隄防今來壽春府等州雖各有團集兵馬元
無名額係屬本司緩急恐難使喚臣近緣奏稟王彥充事准聖旨
令與趙霖遣發軍馬同力救護馬承家應副錢糧不惟道路迂遠
兼諸將散在他州馬承家又在饒信無緣報應得及臣逐急就起
宣州韓世清量帶軍馬沿江巡緝知宣州李彥卿又不肯津遣調
發適幸王彥充退敗僅免誤事若日後王彥充果增衆來王亨等
旣難倚仗本道兵及猝不可集一失機會爲患不細理須那本道
軍馬三五千騎過江於滁和州駐劄旣可隄備僞齊敵境不測
衝突又兼以彈壓王亨等使知有王師不敢驕肆但緣淮西全無
賦入供贍若非朝廷措置無由可辦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
行取進止

奏年計錢糧劄子

臣竊惟兵食二者相須而行闕一不可臣本部所統軍馬目今見幾三萬人月費當米一萬八千二百餘石歲計共二十一萬八千八百餘石錢月費當二十一萬六千餘貫歲終共二百五十九萬餘貫昨自九月初創移帥治於建康府蒙降聖旨專委漕臣王琮應副米二十萬石錢四十萬貫王琮罷去續降聖旨專委馬承家經今已踰三月前後並未有一字公文關臣錢物亦無分文顆粒撥到臣今本司一行官吏與逐旋抽差到及別路歸司人兵支費已是浩瀚並無從出更有非泛用度如津遣王才及目即壽春府見稱被賊攻圍或須出兵應援其犒設調發亦無準備建康府所入自不了一州用度今春劉剛在府前守臣趙嶠將本府錢糧那移應副致違欠本府軍兵月糧將兵遂為變毆擊長吏難以更將侵用其逐項分屯在別州人馬如饒州已見闕乏兼不住據池州駐劄崔邦弼小張俊等並徑發壕寨前來欲歸本司皆須預為儲積臣自交割以來已累具急闕措置申奏未蒙朝廷施行漕臣又不應副行移催督亦無回報州郡取撥例皆執占委是枝梧不行小則有軍伍闕食生事之憂大則有邊面失機召寇之患夙夜震懼不敢自安伏望聖慈哀憐檢會臣屢奏特降睿旨措置應副施行干冒天威不勝惶懼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奏松江防守利害狀

右臣契勘沿江一帶控扼緊要地分共三處其一采石渡在太平州界下其一馬家渡在建康府界上其二宣化渡在建康府界下臣已躬親至采石馬家渡兩處相視采石江闊而險馬家渡江狹而平兩處相去六十里皆與和州對岸前年金人入寇直犯馬家渡杜充以萬餘衆不能捍金人亦嘗分兵犯采石太平州以鄉兵等禦之遂退雖杜充處畫有未盡善亦形勢使然則馬家渡比采石尤爲要害臣見措置委知太平州郭偉依舊令本州兵及召募止豪鄉兵守采石臣別抽差一頭項兵與應援其韓世清軍已揀選精銳一萬人奏乞移建康府駐劄候到令分守馬家渡委得利便所有令和州趙霖舟師首尾應援緣和州自殘破之後至今並未冇城郭軍馬州治止旋創蓋得小屋子數間趙霖見居水寨時復一至本州若江東路那兵前去不唯見管軍兵數目不多兼和州決無錢糧養贍臣見移文趙霖計議處置別具奏聞外伏望聖慈更賜詳酌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辟馬家渡等巡檢狀

右臣依奉聖旨措置沿江備禦契勘建康府邊臨大江最當險要控扼之地管下有馬家渡罔沙夾東陽鎮三處尤當向着相去巡尉遼遠前知軍府事張績曾具申朝廷乞於逐處各添置巡檢一員輪差禁軍各六十人一面選委官內馬家渡差從義郎王福罔沙夾差修武郎陳寶東陽鎮差承節郎賀仲見在彼處把隘蒙下

提刑司相度至今未蒙施行今來防冬是時不可等待臣到任躬親按視體究委是合行添置所差官並堪倚仗若候提刑司相度目今提點刑獄闕官恐致後時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依張縝元申乞事理早賜俞允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淮西措置事宜劄子

臣伏見淮西久苦兵革人心厭亂日近避地他州之人漸思復業惟王才據橫澗山寨尚懷疑懼今王才已赴行在一路別無盜賊商賈通行向去開春不遠耕種是時人人皆有營生休息之意如滁州百姓已屢經臣下狀乞除知州其餘可見契勘昨淮南路收復之初多是就除招安人充鎮撫使既任非其人其下官屬又各出私意就引土人自相差注皆不知法守以挾官勢重為侵擾今本路惟和州趙霖廬州王亨粗能保守一方外滁州見權官張格非不住有人戶經臣論訴格非亦自求罷任濠州寇宏無為軍權官陳丙自臣到任將及一月尚未有公文一字到來壽春府陳卞雖有公文稱係應天府招撫使馮龍圖差權即非朝廷指揮所為皆不足厭伏一方或聞亦陰與劉豫相通中懷兩可臣愚竊謂淮南初御諱清密邇賊境人懷聖德思見王化之際理宜有以慰撫其心漸圖與復欲乞每州先降勅榜一道諭以恩言伸以威令使知所嚮別優立賞典召募清彊官以次稍易見在守令依淮東例除提點刑獄一員使之申舉政事招誘流亡以安輯之復業之民或

量借官本勸之耕種及絕戶棄產興置營田即可迺灑敷葺其兵備
捍禦封疆數月之間必有成功若過來春農事一失秋冬公私無
所仰給則難以遽令立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措置施行取
進止貼黃契勘先雖已蒙朝廷降到壽春府滁和州無爲軍撫諭
勅牒四道爲呂頤浩未授宣撫使未曾施行今來王才歸順人漸
復業事體與前不同恐合載之詔旨兼闕廬壕州二道伏乞睿旨
別行給降伏候勅旨又貼黃臣契勘劉光世畫一內辟差州縣官
所立賞典許依朱勝非江州申請武臣并文官承務郎以上到任
一年先次轉一官任滿更轉一官選人到任一年循一資任滿通
前任實及四考與改合入官不及四考更循兩資今來日久亦少

人願就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

奏乞江東備禦劄子

臣伏見江東淮西兩路中隔大江建康府與滁州界相對太平州
與和州界相對池州與無爲軍界相對昨大使司止領江東一路
馬進方據江州則饒州爲控扼要地故軍馬當屯饒州今 府移
於建康兼領淮西兩路則建康太平池州三州皆爲要害內建康
太平尤當緊切則軍馬當須移屯兩州然軍馬所聚先以錢穀爲
本建康太平兩州昨經金人殘破在池州爲特甚戶口流亡人未
復業儲廩空竭自贍不給臣先被旨以探報金人事宜令作十分
隄備首乞抽差韓世清一軍前來分俵使用只緣錢穀未備至今

未曾起離續又被旨委以招捕濠州王才尋差青陽縣駐劄小張俊一軍過江與劉光世會合亦二十餘日進發不得近者又奉聖旨緣饒州闕食令臣疾速將上件軍馬於本路糧食就便處分擘屯泊臣竊惟用兵大勢無事則控扼要害威示敵境有警則朝令夕行不失機會若但以就糧便本路有糧州軍惟饒撫建昌軍三兩處去本司皆二十餘程緩急鄰近及淮西一有意外之擾急須見軍馬捍禦討殺或如韓世清移之不能小張俊追之不至當便見曠敗臣愚不勝大懼今者虜騎屏遠久候已深正是兩路經理之時必欲漸次圖復中原妄意宜須漕臣商較一路實有財賦轉分撥積之兩州然後令臣量地緊慢據合用軍馬布列屯泊以俟進取乃爲良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措置施行取進止

奏繳王才已受招安狀

右臣即時恭依聖旨指揮出旗榜及書寫開諭王才文字差使臣張偉等同樞密院差來人前去橫澗山寨招諭去後今月二十一日差去使臣張偉等回取到橫澗山狀并畫一劄子等及據張偉等供稱今月十六日晚到橫澗山寨見王才其王才等雖稱曾被開府劉光世令人齎金字牌招安其王才等一行並不卸衣甲依舊着紅綉衣裳或用紅帛抹頭偉纔到寨投下文字其王才先看榜次拆開文字看訖便乃歡喜以手頂戴將榜張掛口稱慚愧且有所歸當便呼集衆兵謝恩了當即時傳指揮一行人並換紫早

衣服留偉等在寨一宿至十八日五更二點將申狀發遣偉同差去人回府并見山寨上有石井三口係山泉有牛約一千餘頭梨棗乾糧用大屋三間盛貯是實臣除已再差使臣前去存撫說諭令依今降指揮赴行在及見措置津遣起發外其使臣張偉等齎到王才申狀真本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催李捧人馬渡江狀

右臣近嘗具奏乞催促劉洪道發遣李捧過江臣爲劉洪道前後並不曾關報臣招安次第不見得朝廷指揮駐劄去處臣至宣州即遣使臣齎劄子并榜慰撫李捧及其軍衆今李捧遣人齎申狀至臣處體問得李捧放散老小及驅虜人外尚有近三萬人劉

洪道揀選猶未了當李捧對臣所遣人言早要駐劄但有錢糧處即便前去契勘李捧在日前作過人中最爲桀黠屢經翻覆人馬亦衆勇暴善戰就招安已二十餘日至今尚在南陵縣界人情憂危不安臣已奏乞移韓世清軍一萬人於建康府駐劄若李捧未行宣州尚須防托即韓世清未可移動有妨臣措置沿江事務其韓世清自去年以來屢嘗與張琪李捧見陣殺退近却曾爲李捧所敗兩軍互爲仇讎李捧或止留近處必復生事臣愚伏望聖慈詳酌如李捧已有指揮過江駐劄即乞下劉洪道速令發遣早有歸着臣沿江隄備見候韓世清到來分布朝夕不可少緩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石林奏議卷第六

石林奏議卷第七

模編

河南東路安撫大使兼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爲軍宣撫使二
奏乞淮西權創措置財用官劄子

契勘淮西六州近不住據逐州申請官兵無可贍養乞本司支降
錢糧臣雖已具奏請乞依劉光世元申請書一每州支錢二萬貫
恐朝廷用度廣闊未有餘力應副其元書一每州一項許依差鎮
撫使指揮令將一州稅賦自贍與免三年上供又緣人戶屢經焚
劫逃亡田畝盡荒其復業之人依明堂赦文特免兩料賦稅亦是
未有所入官司既無可供億貪暴之吏因得以闕乏爲辭肆爲不

法至有發掘歸業人瘞藏攘奪商賈物貨百端搔擾民益坐困竊見逐州見各有酒稅課利近商賈通行稅額亦漸多兼民間坊場河渡及滁州礬山和州舊白燒上供木炭等處皆有遺利並合官司拘轄經畫自可了足一年之用有餘其贍養官兵月支歲計亦合量入爲出立爲定額緣自來未經措置本司無緣通知其酒稅課利並爲州縣官吏侵盜入己更相論訴不已坊場河渡山澤之利或委棄不講或人自占據臣今相度欲准西路權暫創立措置財用官一員與理爲通判一等差遣隸屬本司從朝廷選官除受專一令詣逐州取索見納酒稅等逐旋立額以時增添量入爲出將見在官兵汰去冗濫考驗實數指留支撥外有餘即行椿管以備非泛調發用度不住往來點檢如坊場河渡礬山之類亦躬親相度委臣從長處置相兼使用候將來朝廷正除監司日減罷一官之費不爲過甚而可以減省冗員督察賊吏上不枉費國用下不侵耗民力實爲利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取進止

奏乞淮西權創措置農業官劄子

臣竊見淮西人戶避地江南日近盜賊衰息漸皆復業其荒廢田畝皆欲興復但緣逃亡之餘牛具種糧皆無從出州郡官吏不住申請乞從官中借貸資本若不量行應副今春農是時不惟困乏驟歸無所資給復兼淮甸方在經理無緣就緒若便煩朝廷給降緣未有官司主管竊慮逐州所委非人輒行移用惠不及

民將來却致失陷檢會先降指揮曾委和州趙霖措置許辟典農官至今未曾施行然而我有借貸錢本農民亦終難自營徒爲文具臣今相度欲乞於江東路起發上供斛斛內權暫借撥二萬碩創立措置農業官一員與理爲通判一等差遣隸屬本司從朝廷選官除授專一令主管所借米躬親遍詣一路州縣量戶口多寡與守令將的實有田業之家互相結保隨田畝支借至今布種時即令往來檢察勸誘須使逐一興工將來秋成收刈即便各於逐戶下拘收元借官本人戶既未便納賦稅又無資本利息坐獲一年之利來歲自可經營更不須官爲借貸所創官亦可減罷則是設官一負數月之間可以坐興六州之農因以安集疲民懷來衆心於朝廷無所支費而農民實蒙大利田畝既稍耕種賦稅亦可漸以供輸公私兩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取進止

奏乞依舊移轉運司歸本府狀

右臣伏見本路帥司舊在建康府轉運司亦係本府置司近者移司宣州帥相繼亦移池州今來帥司既復移建康并宣州相去稍遠漕臣多將帶職事在饒州徽州臣見今措置勾抽人馬分屯沿江州郡百色支費正仰漕臣應副昨自降移帥指揮經今已是三箇月轉運司尚未有一字移文本司緩急何以取辦深恐臨時必致悞事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依舊移轉運司歸本府仍嚴責近限必令到司庶幾兵食

可協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依呂頤浩例支降鹽鈔狀

右臣契勘前任江南安撫大使呂頤浩被命之初嘗具奏請兩浙鹽鈔相兼贍兵蒙朝廷給降到鹽鈔五萬貫文本司逐旋般請在池州變轉今來劉洪道招安李捧一行人馬并勾集本部兵將屯泊支使將盡臣見勾抽到一行官吏將佐逐月支費浩大轉運司應副錢物並未有分文到將來雖有那移到數 緩急之絕無

可那容接濟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依呂頤浩例更賜支降鹽鈔五萬貫應副臣變轉相兼使用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降金字牌旗榜狀

右臣准勅兼充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爲軍宣撫使合有畫一條陳事件竊見浙西路劉光世先兼淮南路宣撫使已具申請今來既分東西兩路事體多同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盡依劉光世已得指揮施行其未盡未便事件許臣續具奏陳所有劉光世畫一內已蒙朝廷給降宣撫使印一面今來欲乞以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爲軍宣撫使之印十六字爲文下所屬鑄造并見管本州軍關財賦每州合支錢二萬貫文充官兵支費及空名迪功郎告六道度牒五百道充本司激賞并招安金字牌旗榜十副亦乞依已降指揮給付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令馬承家取撥錢米狀

勘會帥司一行官兵創移建康府目今一路所管軍馬先據取會

到韓世清王冠耿進郝長張俊崔邦弼統制官六員數內統領將
佐使臣二千六百二十一人効用千一百五十五人將校人兵一
萬七千九百單七人馬五百四十一疋統制官閻阜顏孝恭李貴
取會未到約亦不下萬餘人每月依見支破錢糧則例共合支米
一萬八千二百三十六石二斗五升錢二十一萬六千二百五十
三貫七百八十文一年共合支米二十一萬八千八百三十五石
錢二百五十九萬三千八百四十五貫三百六十文元降聖旨委
江東轉運副使王琮專切應副如漕計不足即許於近降指揮樁
管本路折斛錢及一半折帛錢并宣州未起本色紬絹三萬疋及
廣德軍太平徽州未起上供物帛逐州上供經制錢內計價取撥
共不得過四十萬貫內物帛許變轉見錢支使米於一路上供苗
米內共取撥二十萬石王琮放罷差戶部郎官馬承家充本路轉
運副使並依王琮已得指揮施行今來自降指揮已踰三月臣自
到任又已一月餘日前後備坐所承聖旨指揮移牒漕臣馬承家
依應取撥至今並無一字報應臣昨爲防江事體急迫先奏乞抽
差宣州駐劄韓世清一項人馬前來建康府屯泊其合要用錢糧
實爲急務不可等待遂一依上項聖旨於宣州有管窠名內取撥
錢米各十萬貫石並非本州合用之數本州乃妄託供贍韓世清
軍奏陳占愆不肯足發遂蒙朝廷指揮許於一路通融并徽州合
認錢物據本州申已奉聖旨或撥充王瓊大軍支用廣德軍元拋

錢米已得聖旨別項封樁錢內爲經殘破別無見在已上逐項既無可准擬又十月十四日聖旨馬承家奏乞許取撥二十萬貫充本收糴斛斛於饒州權管如上供不足即於本路諸司諸色不以一切有無拘礙及經衣帛之類但干合上供并朝廷封樁錢內通融依數取撥如此即臣所得錢物更無窠名可以取撥今來臣見帶韓世清下張琦人馬并浙西歸司水軍統制耿進人兵王冠一項軍馬及本司一行官吏等見在建康府每月支費已是浩瀚建康府亦是昨經殘破錢糧窘迫所入自不了本府使用逐急無可那移近又有津遣濠州王才等非泛犒賞支費盤纏兼不住據本路統制官先遣壕寨官前來踏逐寨基各欲歸司及近准聖旨

饒州軍馬見今闕食令臣將

人兵於本路諸州軍糧食就便

去處分擘屯泊目即壽春府被賊攻圍緩急遣發軍馬亦有要用錢糧今漕臣既無報應諸州又皆占怯不肯起發即是並未有分文顆粒準備雖有文移催督坐待無期見今按月支遣別無定期若不詳細奏陳深恐急闕別致生事上誤朝廷委寄欲望聖慈斟酌特降睿旨令馬承家日下同陳敏識先次取見本路委實合應副臣錢物窠名的實有管數目同共前來建康府與臣計議分擘下合屬州軍差官嚴責近限起發前來庶幾不爲文具州郡亦不敢妄有執占臣兩路職事可以勉竭駑鈍少副憂責如蒙俞允即乞早降指揮施行須至奏聞者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貼黃契勘

漕臣自來分拋錢斛多以案 指定的有窠名或雖有窠名而無見在虛科數目分於州縣既無指定窠名即將實有錢米一槩影占今來若不令漕臣先次取責一路窠名候見有管實數與臣計議取撥竊恐循 徒爲文具州縣必不肯承認空費文移或更相奏請紊煩朝廷目下急闕難以坐待必致悞事伏望聖慈特加詳酌早降睿旨施行伏候勅旨又貼黃臣 建康府一行軍馬按月合支錢糧並未有備目下已是急闕若等候馬承家計議就緒取撥即見後時臣欲乞令馬承家據日下合用之數先次於近便州軍倉庫有管錢糧內取撥應副餘候計議取撥庶幾兩不悞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伏候勅旨

奏乞募海商宣諭海中屯聚人劄子

臣訪聞京東登萊沂密海道近歲以來頗有避地民庶及潰散軍兵與仕族之家各據州島結寨自守亦或往來因爲盜賊多至二三萬人少亦一二千人未得所歸今竊慮金人萬一輒懷泛海詭計誘率驅迫爲用理當過爲防閑伏望聖慈詳酌特降詔書廣募海商將帶使臣諭以德意各逐頭領假以官資使守一方保有其衆屏衛朝廷更爲應援候中原事定許令還鄉據功推賞虛名無足深惜庶通王命知有所繫可以消去意外之患亦足仰見 陛下當此艱難之際薄海內外無不兼覆之意取進止

奏乞措置海船斥埃劄子

臣竊聞探報金人事不一虜情不可測契勘金人前歲南渡自淮
西一帶今來舊路宜嚴作隄備然轉海一路或自登萊或自通
秦皆可近至平江府江陰軍秀州界遠至溫台及福州泉州等處
金人前歲獨未曾行此深慮連歲講究詭計或於淮甸廣作聲勢
使我悉衆惟備江上實情却出於此則一旦未易枝梧體問得淮
西去秋今春皆失布種糧食不足斗米至一二千大軍齎糧有
限遠行非便京東路稍已平定歲亦豐稔若以舟船載糧亦有所
利今江上守禦固不可緩其海道尤宜過防仍恐傍海嘯聚盜賊
乘此間隙假託聲勢侵擾郡縣動搖人心臣愚伏望聖慈更賜詳
酌廣作防海之計仍募泛海慣熟商賈措置以爲海中斥堠可備

緩急取進止

奏乞支撥見錢應副急關劄子

臣契勘見措置沿江一帶隄備理須先計置錢糧足備方可那動
軍馬其出兵迎敵將士犒設激賞亦當預辦昨准聖旨專委轉運
使王琮應副米二十萬石錢四十萬貫經今四十餘日王琮並未
曾施行至宣州取會元撥絀絹三萬匹據本州申內一萬疋提刑
司已折變輕齎發赴行關餘二萬匹止有七千匹其餘皆是違欠
虛數逐急且據見納苗米及折斛等見在錢并剗刷諸司有管錢
物允那前去却令轉運司所得窠名指數撥還數內錢全然不多
臣見起發前去太平州躬親處置上流控扼事務目今已是冬深

兵馬須早定屯駐去處曉夕憂惕不敢自寧除已先具畫一奏請外緣王琮已放罷漕計無官主管伏望聖慈矜察速賜選差有心力漕臣一人專一應副仍就近撥賜見錢三五十萬貫目下急闕按月支遣及椿管出軍非泛犒賞等用如是轉運司有續發到數過冬支使不闕即椿留上件錢充明年歲計或聽朝廷別有那移必不敢妄作虛費侵耗國計不勝皇懼激切之至取進止

奏乞江北無遏糴劄子

臣竊見近因人言東州艱食二浙商賈轉販入京東諸州收息數倍又京東桑柘不熟收練者多皆欲往乞行禁止奉聖旨依奏告捕獲人支賞錢三千貫白身與補承信郎有官人取旨推恩犯人

並依軍法如巡捕官失覺察令帥臣監司覺察施行契勘京東州軍雖見屬偽境然本吾民也朝廷方議收復必將與天下爲一家不可自爲爾疆彼界及因其艱食與桑柘不熟遂欲從而困之坐視其飢寒而不救是棄之矣今從僞之人日夜不忘本朝來歸者相繼而我反棄之無乃重失其心乎昔魯飢臧孫辰告糴于齊宋饑諸侯歸宋粟春秋皆以爲美而齊小白葵丘之會猶曰無遏糴若秦饑而晉閉之糴則君子以爲罪矣又况京東聞去歲種麥自廣未必皆艱食而二浙產絹不多縱令興販亦復幾何未必真能困彼而我亦未見其利徒示不廣於四方非特有傷王政大體恐敵人或得爲辭以激怒吾民則所害爲不細矣其餘官吏乘間

捕捉阻絕商旅搔擾姦弊利害所在人難遽止重以軍法刑辟滋多此等猶不暇論伏望聖慈更賜詳酌施行取進止

奏廬州王亨申王彥充賊馬事宜狀

右臣契勘廬州管下周覺聚眾作過已具措畫殺獲次第奏聞外今月十八日據武功郎兼閣門宣贊舍人權發遣廬州軍州事王亨申十二月初九日承壽春府公文近爲王彥充賊馬圍閉本府累獲勝捷將賊馬殺回去後今又於今月初六日一更復來圍閉及有一項賊馬於府西取路踏淺過淮欲斷截糧道及侵犯廬州事勢危急乞遣發軍馬同本州軍馬把截臣已行下廬州王亨濠州知州寇宏如壽春危急即一面差發人馬前去應援去訖臣近訪聞權知壽春府陳卞見用兩處年號意懷兩可一面體究詣實間又據陳卞所差知錄事參軍保義郎朱慶自行在回錄白到被受尚書省劄子稱已差李捧知壽春府爲未明虛實已於今月十四日具事因申尚書省如朝廷委是已差李捧其陳卞未有差遣即恐朱慶回歸本府妄說事端陳卞疑惑別致生事乞將陳卞量與一近裏差遣慰安其心至今未奉回降指揮十二月十五日據知濠州定遠縣韓元傑申錄白本縣巡綽到周覺下槍手一名前去濠州投下文字爲周覺承濠州王彥充牒具說壽春府知府陳卞元順僞齊陳卞輒懷用兩處年號鬪亂南北王彥充會合北軍并隣近州軍人馬將本圍閉決要破城擒捉陳卞等事狀

一本亦已於今月十八日錄 繳連申尚書省訖十二月十九日
又據知濠州寇宏申據差去濠州泇淮把隘新城駐劄周珎狀王
彥充賊馬侵犯本州界劫掠殺人放火作過宏遂差水陸五軍統
制官武略郎閣門祇候丁成同五軍提轄曹吉統率前去迎截勦
殺今月初六日據十成等申於地名黃圍村逢見王彥充賊兵見
陣殺散賊兵追逐直突壽春府城下其餘賊衆盡皆離城遁去至
今月十二日早又據丁成等狀申初三日統領人馬追逐賊兵直
到壽春府蒙本府指詣歸遠營下寨至初七日探得王彥充人馬
於馳澗過淮往壽春安豐兩縣界打淘初九日知府陳大大牒委
同壽春府陳都統合兵前去追逐掩殺王彥充賊馬當日晚統人
馬到壽春縣南劄寨令馬軍巡緝得王彥充寨內走脫老小稱說
人馬已往東南廬州前去見今追逐掩殺外申乞照會臣見措置
不住行下廬濠等州差發人馬應援掩殺及體究詣實施行外今
錄白周覺承受王彥充牒繳連在前謹錄奏聞謹奏

奏相度王才與郡利害狀

今月初十日申時准尚書省劄子備坐下臣奏發遣王才一行人
赴行在次第奉聖旨令臣更切相度如王才一行人衆難以赴行
在即與淮南一郡先具 害以聞劄付臣疾速施行右臣契勘王
才已於今月初三日過江至本府公參以老小重大乞留本府臣
再三說諭令減放無用之人 稟臣措置歸寨減放二千六百有

零人見管正兵老小約有一萬餘人臣已差男承事郎本司書寫
機宜文字葉程武經即權本司幹辦公事李聞於初八日起發前
赴行在訖今准前項聖旨臣相度王才久據山寨糧食將盡誠有
願歸朝廷之意但以負罪既深中懷疑阻所以只願留本府既因
臣說諭仍以臣男管押同行心始無疑今來若與淮西一郡朝廷
別差得力通判同領郡事將其手下將佐分與諸處差遣理亦無
害但王才到府曾繳到十一月內被受劉預差知濠州偽告一道
雖云即時曾斬劉豫送告人未見得當時的實向背本意今淮西
諸郡止有滁州見係權官未蒙朝廷除人緣密邇賊境若令依舊
將帶人馬前去難以關防又與寇宏爲鄰竊慮仇隙生事或只依
趙延壽例與本府太平宣州一添差州鈐却令將見管民兵不願
從軍之人特降睿旨委臣措置減放其合存留正兵撥與小張俊
或郝晟下使喚亦足厭其意伏望聖慈於此二者更賜詳酌施行
臣除一面令人前路追廻王才一行軍馬權暫於本府城外駐劄
別聽指揮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貼黃臣契勘劉光世先曾遣人
招安王才被王才將差去人殺害放回肯背刺字言語抵毀及再
遣鄺瓊討捕又爲王才殺退今來劉光世亦曾遣人招安王才又
因臣所得聖旨就臣津遣不肯聽從竊慮劉光世因緣嫌隙或有
奏陳與臣所見不同伏乞睿察又臣體究得王才及一行兵衆與
劉光世既有嫌隙又有郭仲男在其軍中不敢聽受光世節制

若除與淮東州郡必恐疑 不肯前去臨時別有推避伏乞睿察
奏王冠宿州殺退番賊狀

本月二十三日據濠州申差發統制魏進統押軍馬前去宿州地名梁店與本司統制王冠人馬掩殺宿州胡斌會到亳州王爪角并淮陽軍徐州等處女真簽漢軍敗走殺死賊兵大獲勝捷等事申乞照會者右臣契勘節次據諸處關報宿州吳斌會起南京徐州等處人馬及番兵前來要取濠州及亳州王彥充聚集欲南來侵犯作過事勢猖蹶尋遣本司統制王冠引兵前去濠州措置招捕續遣統制小張俊等往廬州駐劄應援濠壽二州去後近據王冠并探報使臣張佑等申本月六日拽兵過淮十一日已在宿州界北乾山下寨沿路除山寨首領牛霆等各已節次歸順外有宿州胡斌不肯歸順今來冠深入敵境探問得胡斌前去會合軍馬申乞差人應援臣遂劄下濠州并統制小張俊李貴審度事勢表裏應援去後今據濠州前項申述臣除已再劄下濠州并王冠等令更切整齷軍馬多設方略十分占穩驅逐餘黨招納良民務在功成不管輕易落賊姦使候報到收復次第別具奏聞次所有濠州報捷狀一本繳連在前謹錄奏聞謹奏

奏繳壽春府陳卞申收復順昌府狀

本月二十五日據武節大 忠州刺史知壽春府事陳卞申具已收復順昌府了當捷報文 臣契勘先節次據探報壽春府

接連順昌府光州軍民各

歸王化之意尋於今年二月初三

日已後節次措置委知壽春府陳卞推導朝廷德意招誘來歸之人近又計備禮物出給劄子厚立典賞差使臣往壽春府招納去後今據陳卞前項申述臣勘會壽春知府陳卞及借補忠翊郎權通判王莘借補御武郎閣門

權鈐轄陳寶各能體國收復順

昌府了當顯見忠義委有功效緣順昌府收復之初便合差官鎮撫彈壓臣除已一面措置將陳寶王莘補正元借官資內陳寶帶閣門宣贊舍人權知順昌府仍差陳卞同共措置撫定招集人民着業官吏依舊職任多方撫存所是楊藻等亦已降榜招降以前罪犯一切不問許依舊官資外更合取自朝廷指揮其陳卞捷報

文狀連粘在前謹錄奏聞伏望勅旨

奏討捕太平州軍賊陸德等狀

本月十四日未時據本司統制耿進申准知池州王進牒准御前內降金字牌遞到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統押官兵前來太平州城下措置撫卹陸德等人馬於本月十三日辰時統兵到太平州南門城下當司分布人馬同時耿進亦分布人馬在西北門圍逼其陸德等在南門樓上指畫守禦王進遂與說諭朝廷撫卹生靈之意即時躬親單身垂索上城入州與陸德等開諭利害已受招安當時撫定軍民了當即便於西北城上插起池州沿江安撫認旗三面彼時耿進人馬尚

竊慮統制耿進不見得已受招

安事理依前攻城致城中

請照會體認朝廷撫卹一城生

靈之意告諭將士速爲歛兵

致再攻城壁所是功賞並係使軍

王進止爲救活一城生靈即非有意爭功請照會耿進等除已開坐前後所准安撫大使司并備奉朝廷指揮事理回牒王安撫既陸德等果已受招安了當約

日開門出即便歛兵同共量帶

人馬入城彈壓施行外申本司者右契勘太平州軍賊陸德等據城作過本司先節次差官齎本司并御前金字牌旗榜前去招安及遣發耿進等往太平州招捕陸德等雖受下旗榜一向拒抗關閉城門不肯就招續授以方略耿進措置攻城器具兼依准御前降到聖旨令池州王進統押人馬策應耿進等契勘本司爲軍衆

暴露日久城中圍閉細民闕食行下耿進令候王進到公共協力互爲表裏耿進且依舊進兵逼賊却令王進依先受聖旨密差人入城招諭一行兵如願出城就招即行收受並與一切放罪所有首惡陸德張順周青三人別行掩捕檻赴樞密院仍同耿進將大兵城外分俵劄寨隄備走竄量帶人馬入城撫定彈壓及誠約入城軍兵不得一人一騎妄有殺傷打虜搔擾百姓如違並嚴行軍令今月十三日據耿進申出并牒付陸德等如願就招安即於頭首數內擇一名指本軍激賞復入城說諭免使一城生靈枉遭殺戮本日晚又據耿進申到陸德等狀爲承耿進上件榜牒欲願就招安尋劄下王進

功審度賊勢如是耿進大兵攻

圍逼逐窮窘委有願就招撫火急招安撫定所有招安入城之後並依已行約束施行并呈狀申報樞密院今所據耿進前項事狀已依本司元行措置耿進用兵攻逼王進招安撫定訖本司除已再劄下王進耿進更切撫定仍照先被受聖旨指揮施行無致招安之後却有踈虞外謹錄奏聞謹奏

石林奏議卷第七

石林奏議卷第八

模編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車駕親征奏陳利害劄子

臣伏見逆臣劉豫侵犯淮南久未退師中外憤盈莫不願效忠款共圖剪滅臣嘗忝近輔久 榮祿雖屏伏田野莫詳事宜敢不以管宄所窺少陳萬一竊惟虜自陛下即位以來猖蹶南牧於今七年前此皆當中國全盛之時州縣 殘破師出其境即因糧於我金帛子女足以誘其衆人民器械足以資其用故所向無不濟今自河以南瘡痍未復豫既不量力妄興吾民以求援於彼則調

度百色皆自爲之所今出沒境上已五十餘日秋毫無見獲而
已坐困豈計之得哉度其用意但以久負僭逆之罪懼我見討累
年聚兵種糧私自爲計未知我所欲爲故妄意先發憑藉虜人假
其首帥張大兇威以觀我應之者如何有間可乘則衝突過江以
冒前日之利無間則窺取淮南之地次第侵陷至江以爲藩籬然
虜如前日長驅自來以圖搏噬於我與今爲豫來爲之形援其勢
萬萬不同今陛下赫然力鑿遷避之失不憚親撫六師二三大帥
布列在前出賊不意固已壞散本謀顛沛失措而議者或謂大隊
在後以俟之或謂請師於虜而未至臣以謂虜前能迫我者皆以
倉猝遽至如飄風驟雨之不可禦也其肯以偏師先見其形使我
得以爲備理無是矣若其濟師則越數千里入人之國見敵而旋
爲謀就令有之亦豈能爲必勝豫之情實臣往時待罪江東粗得
其要領豫年踰七十初無遠略其子璘狂悖輕躁素不爲其下所
伏自行什一法重斂於民外以奉虜歲幾三百萬緡又遠事關陝
疲竭內地虜所留兵散處諸郡通不滿萬人所用以爲爪牙者王
彥充胡斌皆屠沽黥卒民困貧暴怨入骨髓日夜引領以望王師
之至其告於吾人或曰 兵速來過今年則人心慢或曰但以大
兵主張得我無不歸順况又稔惡至今而方騷然挾豺狼無厭之
徒以重虐之其誰以爲然古者審敵之形而後可應敵盡敵之情
而後可制敵豫之形已略可見陛下深伐其謀其應之者亦可謂

得其道則制而斃之在深察其情而已臣度豫計不過有四果濟師遠來必以精騎間道兼行徑至江上一也散掠舟船創造排棧雜出汭流以疑駭我衆二也以輕兵侵掠郡邑分我勢以縱其詭謀三也知其無所可施但隨所得固爲城守徐以窺我四也今去中春尚有三月敗滅之期當圖萬全臣愚竊謂賊之重兵旣聚而南畿內必空淮南京東兩浙壯者爲兵弱者科斂其志必怨僮擇健將勇而有謀者卷甲疾趨直抵京師攻所必救以震蕩其心亟下明詔慰撫淮甸之民厚推德意以招徠之降以州者授以州降以邑者授以邑以攜貳其心趣大將過江各據要害使爲三策以待之若賊鋒尚彊士心猶固則堅壁勿動明遠斥候勿與之爭無取近利無貪竒功以損威重若審見間隙則兩路迭進或入承楚以擣其左或入濠壽以蹙其右乍出乍入更爲掎角使奔命不暇若師老財匱進無所得退未有歸腹心內離肘腋外弊則兼督兩路一舉而驅逐之以我之三待彼之四更命鎮江建康帥臣各團結其舊嘗爲山寨水寨之人使分守其地時出於瀕江以爲大將聲援盡集諸將水軍專立董領布列兩州而日習之應汭江舟師所可至處皆嚴設控扼仍爲游軍往來策應以示之警備南北相望聲實並著苟吾將帥協和士卒奮勵謹守成筭不爲前却臣未知豫終將何爲昔晉石勒遽入壽春元帝集諸將相持三月勒幾不得還其下至有勸之降者而王導畏怯不能察其虛實縱之使

石林奏議卷八
三
去符堅以百萬之師舉國來寇謝安分授諸將逆於淝水一舉而
敗之制敵之道前事可見恭惟陛下睿明英武果斷不疑含容妖
孽亦既有日屈伸操縱之道宜無遺策臣衰鈍淺陋何足少裨塵
露徒以身荷大恩圖報無路分義所迫不能自己干冒天威臣無
任惶懼隕越之至取進止

奏金賊移軍稍前乞講民兵水軍二事劄子

臣聞淮寇尚未覆滅近者復移屯稍前有欲戰之意道路所傳未
知虛實臣嘗論自陛下決策親征逆折其鋒意其雖有奔突之志
無所可施者以爲王威旣振雖犬羊無知成敗所在自當知難而
退今乃昏迷尚懷搏噬臣復思之蓋虜法甚嚴彼旣受命萬里入

寇暴師三月傷折已多若無功而還總帥者必不免刑戮故欲竭
力以戰以決去就若僥倖小勝固可以藉口或遂敗衄亦足爲辭
此姦謀所從出也不然知我有備請命於其首欲歸而不獲尚徂
往時兇暴之氣責之深入懼而不敢不前又其不然則是欲引去
畏我躡其後張此虛勢以爲陰遁之計耳果出於前二者則不可
不過爲深防臣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又曰兵家先聲而後實今朝
廷拒敵必勝之策旣付之諸將矣備禦之道凡修其實者宜無不
盡故臣不敢復言而前妄議民兵水軍二事雖若迂緩區區之意
蓋謂施之今日則足以廣 而伐其謀與平時議者不同試復
申之所謂民兵者孰不知驅畎畝耒耜之徒使捍虎狼不可禦之

敵爲不可哉且方此擾攘之際又重勞吾民亦不能無擾然臣非
欲恃此以爲戰也蓋兵有以多爲用者古者用師必設疑兵則增
大其勢惟恐其不盛符堅犯晉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成人形猶
足以懼東漢虞詡謀武都羗至有添竈日增倍之以示彊今傍江
之人利害既切於已往往不待驅率私自結約保守鄉里者所在
而有州縣把隘防托及給軍役之類亦皆出於保伍莫非民兵也
所患者特無所統一散漫雜處而賊不知故臣願權暫命官因以
部伍團結爲之紀律番次迭出耀之江上與正兵相爲先後豈不
愈於望草木而示添竈乎一可示賊以衆張大吾軍二可增吾正
兵之氣相爲形援三則布列旁遠之地萬一衝突出吾不備亦愈

於無人今賊已師老必不更能久留不過爲旬月之計農事未興
民未必告病也若水軍則諸大將所統固各有之矣臣竊慮其以
步騎兵爲急而未盡講或置而未用或不常閱習或彼此節制不
及緩急不相爲用則雖多而無所益故臣亦欲會而爲一及官私
舟旣未通行亦可權時拘截專爲一軍於建康鎮江兩州松江要
害之地分布擺拽俟其欲用則與騎步兵合謀並進日者僞四太
子回軍至吳江裨將陳思恭驟以舟師襲之賊衆驚亂幾至於潰
適近村有應之者素非所約思恭疑爲賊兵遂不果終其役若使
軍有所統晝夜講習號令方略進退闔散悉皆預爲約束一則可
以示賊使知畏有加於前二則事藝精熟人日從事其間安於爲

用三則可擇驍勇之士伺賊之間乘風水便利以收奇功蓋賊既與我夾江相持其要在江則水軍爲上騎兵次之步兵又次之尤當深察也今賊如止爲陰遁之計稍已退却臣言固無所用如尚猖蹶志在衝突則將步騎正兵外更益之以此恐或可以佐萬全臣不避狂愚復畢其 更望聖慈裁擇疊冒天威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應詔咨詢狀

右臣今月十八日戌時准尚書省遞伏蒙聖恩賜臣詔書一道以虜人初退陛下深懷善後之計俯以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特加訪逮臣材質朽鈍識慮褊淺不足上裨大議然

念頃歲擢自閑廢驟承聖知度越稠人濫聞政事雖竒窮閭拙奉事清光之日無幾而眷遇識拔天地生成之賜實與衆異銘鏤肺腑久未知報日夕愧負若無所容比者逆臣劉豫敢挾黠虜稱兵內侮犬馬之誠雖不勝忠憤而職在散地朝廷成筭非所預知是以不敢犯分妄言姑因職守所當行竊獻其末議今賊衆敗亡王威始震 陛下天縱神武坐制彊敵之餘尚懷謙御諱博詢羣議不遺踈遠曲記孤愚此見陛下戰勝而不矜功成而不有舍已從人至誠樂與之意必將上追堯舜文武之用心以還祖宗之盛於此不言臣罪大矣敢殫竭底蘊試效萬一惟陛下垂惠採擇臣聞洪範言人君三德曰正直曰剛曰柔天下之變無窮古之帝王御之

不過有二苟非平康之世彊弗友則克之以剛燮友則克之以柔而已自陛下即位及今虜兵三入寇其始衝突至於維揚臨江而不敢渡明年渡江至於錢塘四明歸而立劉豫今遂與豫合謀併兵長驅並至方其臨江不敢渡蓋不能無畏於我棄而不守故明年復爲南渡之計然猶未敢有意中原賊歸之後我不即撫定置而不問者累月故始萌其姦計取而與豫我復委而不與之爭遽別爲此疆爾界視豫真若吾鄰遷延顧避入寇者不得擊歸順者不敢納豫驕於上民絕於下所以偃然自謂得志無復忌憚陰導犬羊以圖僥倖我愈退賊愈進我愈怯賊愈彊此其故何哉殆吾謀臣失計而一於用柔者勝也向使維揚之後有以御之固無錢

塘四明之役錢塘四明之後有以御之固無今日之役今幸賴陛下睿明英武赫然獨斷出賊不意決策親征是以兇焰首摧狼狽失措曠日持久卒至於遁歷歲之失一朝正之天下孰不鼓舞感悅豫計已窮虜氣已懾此乃陛下宏濟艱難反於用剛之時不可不乘此遂定興王之業臣前嘗妄謂克復大統平定中原當自此始者誠有待於是然爲之當有其序蓋有進討之策有招納之策數路並進一舉而蕩平之此進討之策也廣敷德意以次而懷徠之此招納之策也進討而不及招納招納而不及進討皆未免有偏勝何者進討之策非兵疆將選財豐食足未可遽動招納之策苟因人心無不可爲數年之間欲以郡歸有如海州者欲以縣歸

有如宿遷者舉衆內附少者數百人多者數千人亦無時而無陛下察此人心豈嘗一日忘本朝乎果吾進討之具無不兼備舉而用之固不爲難若猶未也則先招納後進討自不失其序臣請言之臣往年待罪江東得豫情實最詳豫闔冗九材年踰七十其子璘狂悖慘刻尤不爲其下所伏自行什一法重斂於民外以奉虜歲幾三百餘萬又遠事關中疲竭內地民困貪暴痛入骨髓日夜引領以望王師之至其告於吾人者或曰天兵速來過今年則人心慢或曰我非順番但能以大兵主張得我我無不歸此言人所共聞也今虜復以十餘萬衆屯聚幾百日數路騷然彊者簽爲簽軍弱者聚而轉餉調度百色必非豫能素辦皆當盡出誅求荷戈帶甲三冬暴露非特民怨兵且怨矣非特豫困虜且困矣若陛下以天地大德涵覆無外盡洗從僞之民而一新之許其來歸孰敢不從待其昏迷不恭尚懷顧望則臨之以兵孰敢不服臣願陛下與大臣熟議定此二者先下哀痛之詔開喻僞境歷叙日者不即撫定之意深自引咎若曰非民忘我我自失之原其淪陷出不得已使御嫌名然皆知陛下待之與豫父子者異則立爲賞格以募之以州降者授以州以縣降者授以縣挺身或舉衆來歸者處之皆勿失其所命邊吏多募信實之人深入傳告或說客辯士因其人而動之必有相繼送款如海州宿遷者此吾不血刃而坐復境土之道也益戒有司訓練將士儲積糧餉若秋冬之間虜與豫復至不過進

則攻戰退則守備而已前日已事之驗固自可見若虜與豫不至而吾民猶有畏虜不即聽者則待吾進討之具備申飭諸路約日齊舉而深入之彼孰肯終捨順從逆捨寬從虐哉豫孤身獨立衆散親離少假歲月非我擒豫則豫必棄而奔虜或吾民有圖豫而獻者此必至之勢也二議既行陛下詔臣四事自存乎其間所謂攻戰之利者見可攻而攻見可戰而戰不可預言但紀律修明士氣奮張將帥樂於爲用不懷顧卻勝而不驕不用而不憤則在我有常勝之道今之兵勇銳視前不侔矣尚恐罷冗者未盡汰驕憤者未甚戢將帥之材猶未甚廣蓋自軍興號爲兵者皆大將自募與招安之盜賊貴多而不貴精偏裨亦出其選朝廷藉之爲用未嘗別自簡擢臣願稍修軍律以前後號令約束損益立爲法制以整齊之徐令自汰其不足用而誅其不律者統制統領官各使上其材能勲閥朝廷更加審覈時拔其能者付之以事或使自當一面兵將無濫法令明肅開闔在上權不偏重則何往而不勝也所謂守備之宜者防秋防冬之前此戒嚴則舉解嚴則廢未嘗修之於無事之日是以事至旋謀亦多苟簡文具今要害之地莫大於擇人近歲或專委武夫或取之負犯之吏或姑錄其人不問所長幸而得人或遷徙無常或不與之兵或有兵無食至於鄰比策應牽制相爲掎角皆未嘗預講其尤爲大害者斥堠不明往歲維揚師在泗州猶疑其非虜今者承州入境而後知之夫以大軍會

集數月而後興越數千里而後至尚不及知況其他乎臣願應守
禦之地亟擇人分任量其守之小而與之兵與之兵必足其食使
各條上方略可自守則如何守自守不足則如何援凡山川險易
道里遠近鎮戍踈密控扼急緩詳考利害一二規畫朝廷與大將
擇其便利必可行者授之以爲成法無事則習之有警則行之少
假其權以盡其能久其任以責其効別立探報之法廣行收募不
必拘以一色使敵情虛實進退皆前期而知無出所不及則何守
而不固也所謂措置之方者其目不一要莫先於財用今朝廷之
兵付之諸路太將者皆非承平之所有而糧餉調度猶以有司之
嘗法責之轉運使否則出內帑之積以濟之設有非常之用則旋
爲經畫或不免取於民未有一定之制此豈可久哉天下之財非
不足但歲久法弊廢而不舉及當因時而爲之者未講也唐制諸
道貢賦別而爲三有上供有留州有送使本朝大略因之上供之
外留州者逐州之所用也送使者轉運使之所領也唐制財用通
而爲一本朝轉運使所領非兩稅常入其他皆別爲諸司自軍興
職守不嚴事多權宜監司一於侵奪州縣一於隱藏苟濟目前復
生欺弊蓋上供猶有闕者其餘遺漏失陷雖朝廷不盡察也臣竊
以爲宜盡取天下諸司所掌會其實數稍分別之嚴其上供留州
送使之辦應行在支費有定式者以上供責之戶部諸鎮大將逐
月供億以送使責之轉運使別爲一司盡總其餘財賦一金以上

皆使通領周知其數而斡旋之應戶部轉運使所不足取以均濟他皆籍之以待非常之用參較虛實鈎稽出入凡法令所當變通職守所當分合利害所當興變有無所當乘除存而封樁轉而支移非常法所得拘者一以付之朝廷但制其可否之節取與之度事有專責而權不分則緩急可以取辦也所謂綏懷之略者招納之策既行大者固已舉矣更令邊吏未收復者勿輒侵擾以待其至已收復者數下詔令蠲其疾苦以慰其心時遣使命導之溫言以通其意阜通商賈濟其乏絕察吏人害民者去之轉徙復業者量借之種糧豫猶敢來爭則爲出師以捍禦其領衆來歸者隨其多寡授之鄰近逃絕戶之田舊有官者復其官有才能者時擢而用之則居者不失其所安來者不失其所歸也論豫之事所以處中國者不過於是若虜之變詐則不可盡測議者或謂虜贖於用武二十餘年吳乞買與黏罕分國並處自不相制契丹亦有與者其國已衰弱乃天亡之日必不能再舉以仇我或曰彼欲搏噬於我久矣方藉累勝之資跨有燕薊困獸猶鬪豈以一敗遂不復較豫本無功於虜非有腹心締固之交導之使來無成而歸或懲其輕妄更有廢置或懼而改圖別出奇詭此皆不可知然臣嘗論自古中國與夷狄本不相爲盛衰匈奴雄於北方至冒頓而愈熾漢高帝以三十萬衆圍於平城僅以身免然不害其降子嬰誅項籍以有天下至於元成之際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來朝爲之改元

不復更能窺邊而漢亦自是不振奪於權臣矣突厥當隋未控弦
百萬羣盜悉臣尊之唐高祖藉始畢可汗兵以定亂亦爲之屈然
不害其父子並與創建數世之業至宣懿之後素所患者吐蕃破
散離析以數十州來降者相繼而唐亦迫於藩鎮而亡矣華戎異
域天固限之兩盛不能相傾兩衰不能相救誠有漢高帝唐高祖
父子雖冒頓始畢何害即紛亂如五單于殘滅如吐蕃何補元成
宣懿之治自靖康以來常患以虜之盛衰爲我之彊弱故事每拘
制不得盡爲今虜在萬里之外旣不可必得其實則亦不必觀彼
而後爲之所陛下以至誠不息之心日新盛德作興於上小大之
臣咸懷忠良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奔走於下修明庶政共成內治
則虜雖彊尚不足畏況於豫乎二聖未還陛下聖孝純至必有拳
拳於虜者然連年遣使初不得其要領今兵端自彼我固有辭非
使有所聳動安能懼而悔禍臣久伏田野不知時事管宥所窺實
爲迂陋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一

奏乞蠲免回易錢狀

右臣伏見戶部總領司拘催回易四庫人戶借欠錢一百一十七
萬貫有零內本錢九十三萬貫有零息錢二十三萬貫有零今已
通催到本息錢八十三萬貫有零其未納錢共計三十三萬貫有

零契勘上件錢初緣都督府委戶部措置分設四庫支降官本委
官專監召募經紀人請領幹運歲取其息五分四毫法行之初官
吏觀望但欲俵散數多更不選擇人戶有無行止家業及責取抵
保便行給付多是市井浮浪之人一戶有請至二十萬貫其人又
各加倍增利轉相借貸元約隨監官立界以三年爲限旋悟其失
纔及半年却行拘收元非一頓給付見錢半是金銀鹽鈔及劉光
世獻納物帛積尺故衣雜物等准折日月先後給降不齊使自投
募之日計日理息雖有請到官錢發泄未盡及造屋置鋪開張門
面般擔穿排脚乘糜費之類破費已多未及經營償補遽已住罷
兼本府累經大火其轉息人戶亦有橫遭焚蕩損陷生業昨自去
年九月內住罷總領司據逐戶見在錢本物貨已盡數收簇在官
其幹運未還及轉借散在人頭等錢接續拘催至今年七月內准
尚書省劄子行下樞密副使行府所申委自本府將逐戶幹運未
還錢選委使臣前去根逐拘收其占壓物貨責限變轉送納其間
多是虛樁妄指遞相干連均攤分擘訟訴紛錯兼有不合追理錢
數有司未曾出豁期限既迫不免日監夜禁纒然禁錮荷項相連
近蒙朝廷察見再准尚書省劄子據實係元立文約關借官錢經
紀人正身及保人監催其餘干連人等並踈出責限在外出豁送
納及准戶部總領司牒坐到都省批狀指揮未曾責定日限人展
限一季本府依應施行至九月二十三日已限滿臣竊惟出大農

錢以啗豪石誘誤貧民均分其息此正前日青苗市易有司商利之過然猶是一頓見錢取息不過二分明立期限而議者謂之放債取利至今以爲口實元祐初首先罷之昨都督府乃緣一時軍興戶部遽復舉行而兼以雜物取息至於五分四毫比之前日實多一倍以上初以三年爲限半年遽輒住罷殆近罔民其失蓋又過於前比豈陛下散利薄征惠安斯民之意哉竊詳自來民間有利債負於法皆不當受理而自兵興以來燒劫地分官私欠負累經赦宥例多倚閣除放不應此錢獨不少貸所有先支降官本錢九十三萬貫今通本息已納過八十三萬貫止欠一十萬餘貫見有使臣根逐未到及合變賣物貨錢約計一十二萬貫有零自可了足有餘不至失陷其見欠錢三十三萬貫除上項一十二萬貫有零止是有二十一萬餘貫若理元約四分二釐息錢九十三萬貫半年只合納一十八萬九千貫有零內却有官司非理紐弄如請錢未足便自投募日預行計息及九月十三日住罷而虛理息直至十一月三十日元約歲理息四分二釐後改爲月理多取其八釐四毫元約四分息錢外幹運錢更納二釐充稅錢出曆免其公路商稅後來却重疊再行收理元折物貨已經估價還官次年再估撲低小虧折元數與鹽鈔在場待次經隔日分市易務後來自請變賣得息不分已前日數撥還却盡拘收等五項皆是不合追納若行出豁則自餘正欠外是十萬餘貫而監官住罷俸

給拘繫坐待人戶一百二十餘 監督在官經今年再迫冬寒
無由了絕臣忝與提領總領司事本府又係催理官司不敢隱默
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見欠人戶委自臣與戶部總領司官同共
看詳先將前件五項定驗詣實改正出豁細見的實合納錢數將
使臣根逐及合變賣物產依舊催理填足九十三萬貫正本外其
餘正欠及轉欠人通同本息別責寬限料次送納實經焚燒損折
委是貧乏無以出備之人並特與除放昭示德意明著有司之失
使小人通知非出朝廷其於今日政事寬大忠厚之美不爲無補
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貼黃
臣契勘見監正欠及轉欠人戶共一百二十餘人目今財產有無
不同若逐戶下各計本息追納理難齊一惟有先將見納到錢通
同本息還足元本錢九十三萬貫有零外其餘或本或息各逐戶
下財產委自守臣等驗實保明有則寬限催理無則除放庶幾可
以了絕不致虛延歲月伏乞睿察

石林奏議卷第八

石林奏議卷八

十五

